

雙城記

何冀平

西出陽關

從西寧坐上火車，一路往西，兩旁均是望不盡的黃土地和長不高的芨芨草，突然有人叫起來，祁連山脈頂處出現雪山。河西走廊，古稱雍州、涼州，也稱河西，是指甘肅西北部的狹長地帶，因位於黃河以西，為兩山夾峙，故稱走廊。

羊肉」，什麼佐料都不放，白水煮肉，張掖的羊吃的是中草藥，喝的是雪山水，香嫩肥美，陳先生吃過美味，也挑不出毛病。學院的黎書記挺拔高瘦，面容剛毅、健談，有一股西北漢子的豪爽，難得的是書記愛寫文章，我送學院劇本集，書記回贈我他的文集，共三本，清詞麗句「真見識、真詩文、真性情」，這樣的才子書記，倒真是不多見。

主家熱情，講課前請去藏傳佛教「馬蹄寺」，看了人間奇景七彩丹霞地貌。講座開講，陳先生的第一場爆滿，料到我的票房不比他，想不到也是滿場，還有「站票」。莘莘學子一張張稚嫩的臉，聽得認真，問得到位。我說道：「只有本領、才華，才是在這世上昂首挺立的唯一資本」，台下響起掌聲。

河西歷史悠久，文化厚重，其輝煌從西漢開始一直延續到民國，晉時的前涼、後涼、南涼、北涼、西涼、大涼在此建都，很多帝王、宰相、大將出自河西，如此人傑地靈之地，說不定下坐其中，就有將來各個領域中的「帝王、大將」。



■七彩丹霞地貌。網上圖片

西出陽關，想像是荒蕪黃沙，古時流放犯人的「寧古塔」之地，火車停在張掖，看到絕非所想，天藍、水清、樹綠。綠樹蔭蔽中，有一所美麗的河西學院，是「一帶一路」二千多里地區的唯一大學。河西學院建於1915年，受新文化思潮影響的張掖縣縣長高鏡寰倡議開辦師範教育，張掖有了第一所官辦師範學校——縣立師範講習所，至今已歷102年。

應作家李輝所創「賈植芳堂」之邀，我將在河西學院為師生講學，同期還有《舌尖上的中國》編導陳曉卿先生，陳先生講的是民生美食，我要講的是戲劇電影寫作，大學尚沒有戲劇電影專業，會有學生有興趣來聽嗎？

是晚，學院在當地一間西北酒樓宴請。問我喝不喝「三炮台」，我說，不喝酒，主人笑了，「三炮台」不是酒，是西北一種茶飲，茶葉中放上桂圓、紅棗、冰糖、枸杞，類似八寶茶，我一喝就上了癮。菜式都是西北的，鹹香微辣，最好吃是「手把

隨想

興國

小確幸

饑嘴的朋友去了一次台灣之後，忽然迷上台灣的小吃，這兩年一有假期便前往覓食。有一天他提出疑問，說在台灣時常聽到小確幸這三個字，到底是來自哪裡，小確幸是好事壞壞事？

錯的，就像小吃店，賣的是傳統食物，如果開了多家分店之後，因為要顧及大量生產，味道一定會變壞。

香港有些傳統小店，想走小確幸的路也不行，因為店裡生意好，房東馬上要求加租，這就是想走小確幸的傳統老店，逐漸在香港愈來愈少的原因。

但有些小確幸，香港人卻身在福中可能不知是福。比如像即將來臨的「國慶青年音樂會」，請來表演者除了香港的吳業坤和林欣彤，還有內地剛出道的Boy Story組合，更有來自韓國的人氣男團INFINITE，以及創作歌手Jun.K和女歌手白娥娟。這樣的一個演唱會，門票只賣一百元，是不是香港青年的小確幸？因為聽韓國歌手演唱，門票等開都要一兩千元。怪不得門票一下子就售罄了。有這樣的小確幸，不知香港青年會不會感恩和惜福？

小確幸三個字，應該是來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文章，台灣的哈日族看了之後就採用了，用來形容他們認為已經擁有的小小而確定的幸福感覺。抱着小確幸的感覺來過活，好的方面，就是容易滿足，壞的方面就是缺乏進取的奮鬥心。在小吃方面來說，有些傳統老店，因為一家人靠這家店的生意便可以維持家人過小康的生活，所以既不想開分店，更想不到別處去開連鎖店。但對那些走出台灣到英美等地開連鎖店獲得成功的商號來說，他們就覺得是小確幸令他們不能發大財。其實在某些方面，小確幸是不

古今談

范舉

捕蚊的秘訣

據報載，美國人 Dan Rojas 想到了一道絕招，使用的風扇是工業用風扇，風力較大，他的方法是讓風扇將蚊子吸入去絞死，為了確保效果，他特別在風扇進風口前安裝棉纖維製造的濾網，強大的吸力，使蚊子吸入風扇中，未進入之前，已經被濾網攔住了，強大的壓力使蚊子貼在濾網上，動彈不得，不久就會死亡。

一個一公升的礦泉水膠樽，把上面三分之一剪掉，放入二百毫升的水，加入兩湯匙的白砂糖，搖勻之後，再放四分之一湯匙的小蘇打粉，這時候，糖水的高度佔膠樽高度的三分之一；然後，把上面剪掉棉纖維製造的濾網倒轉過來，瓶口向下，剪開的部分向上，放在膠樽的上面，這樣就能利用糖水吸引蚊子飛進膠樽裡面，由於入口細小，膠樽裡面還有很多空位，蚊子飛進去就出不來了。膠樽下面的三分之二那部分，外面最好用黑色的紙張包裹好，使膠樽不透光，蚊蟲進去後，就會乖乖地伏在膠樽的壁上。

為了吸引大量蚊子前來，Dan 發覺一頭會呼吸的狗，既有節奏地散發出熱量和二氧化碳，必能吸引一大叢蚊子到來，環繞着這頭狗狂舞，一不小心，蚊子就被工業風扇的強大的吸力吸走了，一個晚上可以捕捉到四千隻蚊子。

第二個方法，叫做許願法：用一個吃飯的飯碗，放四個銅幣，或者放一些剝了膠皮的銅電線大約五寸長代替，再放半碗水，然後，再放兩湯匙的石灰粉，五金店一種叫做福粉的材料，就是石灰粉，原來銅離子可以殺死蚊子的卵子，它生下的卵子就不會再發育了。

第三個辦法，叫做餵水法：同樣使用一個飯碗，放入一湯匙的洗衣粉攪勻，再放在房間的一個角落，蚊子聞到了香味，就會在這個飯碗產卵，當然也是滅絕了。但是這個方法不能立即捕捉蚊子，沒有糖罐法那麼好。



■美國人 Dan Rojas 用工業風扇來滅蚊。網上圖片

蚊子為什麼叮咬人類？原來，人類釋放了二氧化碳、體溫和體味，招呼蚊子光顧。人類呼出二氧化碳的濃度約為4%，比空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高出一百多倍。二氧化碳會刺激蚊子觸鬚上突起的化學感受器，經由感受器，蚊子就能找到發出二氧化碳的位置；等到靠近人體時，則會交由偵測人的體溫或表皮所分泌的化學物質，例如乳酸、尿酸、胺基酸等，來確認吸血的對象。科學家分析說，人的腳部有味道，乳酸、尿酸、胺基酸特別豐富，所以成為蚊子叮咬的首選部位。如果不能用工業風扇殺死蚊蟲，可以採取糖罐、餵水盆及許願盆，這都是依據蚊子的習性、嗜好，演變出各種誘引或捕捉的方法。

第一個方法，叫做糖罐法：用

此山

鄧達智

天使的眼睛

小馬修 (Mathew) 不久前慶祝六個月、半歲生辰。那麼小的人兒當然沒什麼生日派對，他媽媽（我的英國外甥女）特別弄了一張賀卡，上面寫着「我今天半歲」放在嬰兒車上他的身旁，拍下照片分贈各地親友，留作紀念。

跟其他小朋友的半歲不同，馬修得來不易，醫生診斷錯誤，延誤治療，如非好運幾乎誤了他的命，看他的今天的照片，一雙深綠色大眼透視着靈氣，依然略瘦的身體已漸肥潤。

外甥女懷孕期間已感非比尋常的不舒服，經常嘔吐。懷小馬修的哥哥明尼過程非常順利，生產亦然；沒想過胎兒身體狀況完全體驗在孕婦反應。

小馬修出生，醫生已發現氣管略窄，卻相信年歲稍長，將會慢慢正常。筆者四月底前往西班牙行走聖雅各朝聖之路，先往英國探望未足月小兒兒，外表看來精靈可愛，然而呼吸聲特別沉重，猶似年長者；睡覺時尤甚。吃奶後吐奶情況也很叫人擔憂，身體比一般小兒長得細小，體重更一直上不去。

體並非醫生診斷的正常，擔憂不已。但外甥女聽取醫生的話視之以平常心，為此夫婦二人時常爭執。某夜小馬修的呼吸聲特別渾濁，爸爸心急，要求送院治理，結果專家發現小馬修的氣管特別窄，必須開刀施手術治療改善。我在西班牙每天走上十小時的路程上時刻記掛馬修的手術，首次開刀還需三名醫生合作，可見事態嚴重。兩星期內三次手術，難為小馬修撐過去。

醫學倡明，食物進步，不表示兒童健康無後顧之憂，為人父母一點也不容易，養兒一百歲常憂九十九；小馬修的媽媽經歷此役，對兩名兒子的健康與安全起了一百八十度轉變，除了醫生的診斷，自己加倍留意，稍見不尋常情況立即求醫。幾個月過去，小馬修的笑容愈來愈燦爛，嬰兒的記憶短暫，相信往後對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徘徊鬼門關上的經歷全數洗掉，像他一雙天使般的眼晴，只看到美麗的人間。

小馬修的爸爸感覺兒子身體靈氣可愛。作者提供



■小馬修精靈可愛。作者提供

百家廊

雪櫻

穿越京都花海尋找「三十三年夢」

我邂逅朱天心，源自阿城，「我有時在朱家坐着，看着他們老少男女，真是目瞪口呆。如果以為朱家有一股子傲氣（他們實在有傲氣的本錢），就錯了，樸素、幽默、隨意、正直，是這一家的迷人所在。」朱家「盛產」作家，此言一點不虛，天心的母親劉慕沙是日本文學的漢文翻譯家，而天心的先生謝俊才（筆名唐諾），也是好作家、好編輯。女兒謝海盟是電影編劇。

諾、女兒，與友人張大春、宏志等等。父親病逝後，她變成失心瘋，每年小年她就背起行囊直奔京都。胡爺不在了，她去墳前留個紙條，按照巡禮路線遊覽，追憶「胡爺帶我們看的日本」：「我把京都當做是我的時間膠囊，把友人存貯於此。」

所謂莫名的大志，即崇尚的自由行走，秉承的價值判斷，以及說「不」的自由，不寫的自由和不認同的自由：「不絕為讀者為市場寫，不需為出版社寫，不需為評論者和文學獎而寫，以致可以誠實地自由地面對自身時有的困境，不回頭炒汽飯不跳針」，因此她「不晃動地以一羣小舟繼續航往我那惹愛的世界，努力成為另一些人。」後者則是，她從未抱持徹底、簡單的全盤接受態度，自由地拒絕任何標準答案，在辯論中保持涇渭分明，「我非常在意人格與作品之辯，因至今我仍相信，此二者不可能可以斷裂的，人好都未必能寫出好作品，但人格自卑卑劣扭曲陰暗的，終有一天無以為繼的。」

1979年，天心第一次日本行，同行的還有天文、三三社團成員仙枝，在一屋一瓦中她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光影，「我一次憶起前生事，是宋或元的行者某吧，往來交遊，逍遙散誕，幾年無事幫江湖。」顯然，「不夠熟、不夠喜歡的人，是不會與之一同遊京都的。」此後，她一次次開啟京都之旅，與父母，與唐

諾、女兒，與友人張大春、宏志等等。父親病逝後，她變成失心瘋，每年小年她就背起行囊直奔京都。胡爺不在了，她去墳前留個紙條，按照巡禮路線遊覽，追憶「胡爺帶我們看的日本」：「我把京都當做是我的時間膠囊，把友人存貯於此。」

京都都是胡爺的京都，也是天心、盟盟的京都，多年後同樣的地點，是盟盟與侯孝賢拍攝電影的場地。然而，每一次之旅都是穿越天心的價值判斷，也可以說，她是用文學內力穿越多變的世界，尋找精神失衡後的自由。這種自由，輕盈，隨心，天心就是那種「中學時放學後你約了要跟別的學校打架，她一定在你身邊跟你去的人。」又像她與鍾曉陽的「好奇怪的友誼」，結識三十年，說話總量不超過一百句，見面不急互問近況，因在彼此作品中能了解更多。這種自由，是不加以掩飾的人生，「菩薩低眉視角，三分度外，七分心內」，也是做減法的生活：「我太在意的個人生命經驗、記憶……層層疊疊堆附如遭藤壺覆滿快不辯形貌的老輪船，出不了港了，我妄想借此書卸重減壓，卸除藤壺，一邊趕裝上陣。」

用日本友人仙楓的話說，天心是「採四海之花釀酒，不知成不成。」可以看出，天心所尋覓且自證的是文學的初心……拋開世俗紛紜，遠離喧囂塵世，做文學的騎士，輕快唯願繁。「大多時候，我只要求自己不為窗外的乘軒服

冕所動，不投奔強盛的他族，幫咱們這讀書的族裔湊個不致少於兩百人的人頭罷了。」她為什麼這樣說呢？民族學畢業的盟盟告訴天心，一個（人的）族裔之滅絕並非該族最後一個人死亡才叫滅絕，而是當族裔少於兩百人，滅絕機制便開始啟動。悲望中流轉出不可救藥的信念。所以，她在京都旅行中，一次一次地追憶與文學勾連的溫情時光，自己騎著無牌電車發行三三集刊，給天衣的工資僅為公交卡，三三文學社團是較長文青的夏令營，也是文學香草奶蜜之地。還有父親晚年編撰山東人在台灣，「客廳一角老舊，變成了奧瑞里亞諾·布恩迪亞上校的銀飾工藝坊」，以及自己氣喘入院期間唐諾依然堅持在咖啡館寫作，全年無休，被她稱作「唐諾大教練」……

胡爺曾稱讚《擊壤歌》（紅樓夢）的前八十回，那麼這本文學回憶錄可視作天心交出了後四十回，完成了胡爺的心願。如果說村上春樹熱衷跑步，是積極地選擇磨難，將人生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，那麼天心大半生的京都之行，則是忠誠地、堅韌地穿越變幻的時代，安放自己的老靈魂。就像與她休戚與共的流浪貓橘子，患有氣喘、鼻塞，離開她不能超過八天，超過了全無法負荷地突發重病，「橘子呀，我獨活。」看到這一句，我心裡一動。後來，橘子被流浪狗襲擊，種種急救沒能留住，為了報仇天心召集眾友欲麻酔捕捉流浪狗，以失敗告終。「直到某一天，我突然有所領悟，橘子最後的切切告訴我的，是，天心我做到了，你一直教我的，英勇。」

英勇，原來才是潛藏在天心內心的精神源頭，英勇不是以強擊弱，而是站成不屈而獨特的人生，橘子做到了，隱喻著某種堅守。如胡爺曾對她說過的，「我有大願未了，不可以老，不可以披髮入山。」天心的「大願」、「大志」亦是文學的信仰，在殘酷的現實中磨礪自我，我通常花的時間是每分每秒不放過地與現實相處，鄙視它、抵禦它、肉搏、角力，我鍛煉敢於對它有意見，有品質有力量的意見，我鍛煉此中所必須的誠實、正直、英勇。」我相信，這本文學回憶錄不是「劇終」，因為天心依然穿梭在京都的四季中，煙霞垂櫻，靈魂芬芳。

演藝

小蝶

不惑之年的劇團之一

時光飛逝，香港話劇團已經四十歲了。香港話劇團是在前香港市政局資助下成立的。一九七六年，市政署文化事務開始徵詢戲劇界在香港成立一個專業話劇團的意見，因為希望能藉着一個職業劇團演繹古今中外的經典劇作，使香港觀眾能夠以低票價欣賞到高水平的話劇演出。

七七年六月，香港首個職業劇團在香港大會堂誕生，肩負推廣粵語話劇和鼓勵本地話劇人才的責任，話劇團首個劇季假大會堂劇院演出。事實上，話劇團首十年的製作絕大部分是在大會堂劇院演出。因此，香港大會堂可算是話劇團的搖籃。

第一個劇季沒有固定演員，都是由戲劇愛好者擔任導演和演員，較為市民認識的包括蘇杏璇、李楓、鮑漢琳、朱瑞棠、羅冠蘭、鄭子敦、馮緣德、袁華華等。全港第一批共十名的專業舞台劇演員在翌年誕生，他們多是由業餘轉為專業演員。話劇團創立初期並沒有藝術總監，市政局遂委任藝術顧問協助話劇團制定藝術方向和發

展。第一批顧問包括鍾景輝、李援華、陳有后、劉芳剛、黃曼梨、鮑漢琳、柳存仁和岳楓等戲劇前輩。七九年，市政局委任鍾景輝出任話劇團藝術總監顧問，他更由此開始為話劇團執導、演戲和翻譯達二十多年。

今天，很多人都知道話劇團的團址在上環文娛中心。原來話劇團在首十年期間，雖然政府給話劇團提供辦公室，卻沒有固定的排演場地。排練地點先後設於舊金鐘營房、大會堂高座、漆咸道兵房、九龍公園兵房和九龍火車站平台。直至八八年，當上環文娛中心落成，話劇團才擁有集藝術、技術和行政於同一屋簷下的家。

至於話劇團今天擁有陣容龐大的技術團隊，原來在建團初期並無全職舞台工作隊，只是靠兼職職務或助理舞台監督支援演出，要到八零年才首次聘用合約技術人員。不說不知，原來當時技術人員要同時服務同屬市政局資助的香港舞蹈團。技術人員到底要為哪個團演出服務，則視乎話劇與舞蹈兩團的工作需要而就位。八二年，麥秋出

任兩團的技術統籌總監。稍後，今天話劇團的藝術總監陳政權擔任舞台監督。到這時，兩個藝團才開始分家，舞台工作人員亦專注為自己所屬的藝團服務。八三年，楊世彭自美國來港，出任話劇團的首任全職藝術總監，亦是全港首位藝團的藝術總監。自那時開始，香港在之後的四十年不斷有劇團成立，擁有藝術總監職銜的藝術工作者亦紛紛湧現。

原來楊世彭初上任時，覺得話劇團的規模和運作與國際水準相差甚遠，便堅持要在白天排戲，把每個戲的排演時間由一百小時增加至半倍至一倍，以保證演出水準，並且訂立「平衡劇季」的做法。換句話說，在一個劇季中，話劇團上演不同的劇種，包括中國劇和翻譯劇、音樂劇、喜劇和悲劇、經典劇和創作劇、傳統劇和實驗劇等劇目，讓不同口味的觀眾有更多選擇之餘，亦可將世界優秀的劇目搬上本地舞台。這樣，在培養觀眾的同時，也能夠提高他們戲劇欣賞的水平和品味。